

一张旧照片引出的往事

陈冲

近日,翻阅旧书籍,突然手中的书本滑出一张旧照片。好眼熟!想起来了,那是30多年前我回乡拍的。端详一番,其中的场景、人物、故事,一一浮现于眼前。

拍摄时间是在某个夏天的中午,村民们像往常那样,吃过午饭后又习惯到村祠堂门外的大榕树下纳凉、聊天。一对老人正在专心致志“走三”,一群看客围着他俩,聚精会神看得津津有味。

“走三”,属粤西地区乡间玩艺,类似下棋。但比下棋简单,在地上随手画个“三图”,双方在身边捡几枚小石头作“子”即可。童年时我玩过,放牛时,常常和小伙伴

玩“走三”。现在,时过境迁,早已忘却一干二净了。照片中的“走三”人,一个叫陈寿,一个叫陈泉兴,均已作古多年了。

按村中辈分,我应该称陈寿为伯公。他曾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,参加过著名的辽沈战役,立过战功,后转业到湖南地质勘探队工作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,穿套工作服走在大街小巷,便会引来无数人的羡慕,称“吃皇粮的”“捧铁饭碗的”。其时陈寿伯公年过四十,尚未成婚,急得他的父母团团转,后来休探亲,经人介绍,很快娶了高州城里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作妻子。这,一度成了我们村中的特

大新闻、特大喜讯,更令那些尚未找到老婆的大龄青年羡慕不已!陈寿伯公酷爱劳动,退休后有退休金,几个儿女也很有出息,家里不愁吃和穿,但他早出晚归,种瓜种菜,一家人吃不完,便分送给左邻右舍,直至85岁那年病倒了,才歇下来。村人对他无不敬重、称赞!

陈泉兴,论辈分我该叫他二公祖了。与二公祖同辈的人喜欢叫他“阿泉”,村中许多青少年不懂辈份高低,也跟着叫“阿泉”,但他毫不介意,总是呵呵应答。

“阿泉”善良、乐观,一张脸总是笑微微的,永远有讲不完的故事。记得当年生产队“办薯地”,他

在前头一边驱牛一边慢悠悠的讲故事,我们这些“学生哥”及妇女们总爱跟在他后面打“泥头”(土坷拉),其实是想听故事。有次劳动,他的故事又来了——

他说,我们村的家辛二公,爱队如家,视粪如金。有次,趁杨梅墟,回来见路边有坨狗屎,高兴得如获至宝,匆匆从路边摘来两片咸鱼叶将它包住,用稻草扎牢。回到村中,便将那坨狗屎扔到生产队的茅坑沷肥了。回到家中,喜滋滋的将那包同是用咸鱼叶包住的“靓虾米”搁在灶台上,对老伴叮叮嘱咐,这是我今日趁墟买回的靓虾米,今晚你就炒它送饭。说完,高高兴兴扛起犁耙,

赶着牛儿外出犁地去了。

晚上收工回来,还未回到家门口,二公的老婆就从家里跑出来了,远远指着家辛二公劈头就数落起来:“鬼无打你,雷无劈你,你个老懵懂懵到这个地步了,把包狗屎搁在灶台上说是靓虾米让我炒熟送饭……”家辛二公一听,连喊了几个“哎呀,糟糕!”,接着追悔莫及地说:“真真是老懵懂老糊涂了,——我把那包靓虾米误当狗屎扔到队里的粪坑沷肥了!”

我们听了,都笑得前俯后仰,



连眼泪也笑出来了,这时大家才把目光投向了同在地里驱牛的家辛二公,问:“二公,是真的吗?”二公羞羞的一笑,无言地捋了捋下巴的山羊胡子,算默认了。我们笑得更响了,那笑是友善的夸奖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生产队早已不复存在。当年我们这些“学生哥”,也都成了老头。悠悠往事,已成乡愁,一直抚慰温暖着我这在外游子,令我故乡的梦牵魂绕。

茂名印记

五十年前的“突围之战”

1974年的春天,是许多老茂名难以忘怀的日子。茂名市与茂油公司领导层多次商讨,为突破原油经湛江港输入再由铁路槽车运至茂名、环节多耗损大费用高的瓶颈,向石油部请求批准湛江输油管道,突破原油运输困局。起初石油部的答复是等待正在勘探的南海油田形成生产能力,也就是十年后再建湛江输油管道。为此茂油公司领导多次赴京汇报,申述湛江管道建设的紧迫性。茂名人“突围发展”的热诚打动了石油部领导,同意开工建设湛江输油管道。

与现在管道建设实现机械化不同,从1975年启动工建设的湛江管道依靠土法上马艰苦奋斗。在115公里沿线工地上,施工最高峰时达12000多人。施工人员风餐露宿,胼手胝足,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,穿越河流和高山,开挖土方150多万立方米,于1980年3月18日建成投用。投产四十多年来,湛江输油管道先后输送了30多种性质不同的原油,至今仍在为茂名石化产业大发展作贡献。在湛江管道施工期间,笔者多次赴工地采访,开拓者的奋斗精神至今难以忘怀。

图/宫宣 文/蔡港



渔船上的婚礼

震海

人生中参加过的婚礼难计其数,有朴素简单的,有豪华隆重的。有在家里摆酒的,也有在宾馆酒店设宴的……形形色色,五花八门,眼花缭乱,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,要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水上人家在自己船上举行的那场婚礼。

此文所讲的水上人家,是指上世纪末生活在化州市鉴、罗、陵三江,世代以捕鱼、水上运输、捞河沙、编织竹制品为生、长年累月居住在船上的水上居民。

以前,停靠在鉴江江畔的墨黑色篷船,黑压压一片。一排排,一行行,似水寨,似渔村,蔚为壮观。白天,挂着葫芦的小孩有的在船上来回走动玩耍,有的将脚放入江中戏水,有的静坐在船顶天窗上观日出。大人有的在船舷边洗衣服,有的在编织竹制品,有的在生火做

饭,江面上炊烟袅袅;夜晚,岸上的万家灯火与渔家船只点亮的煤油灯交相辉映,江面波光粼粼,五彩斑斓。不时听到盆钵撞击声,偶然间也会听到妇人对小孩讲述水里的传说,也会听到船夫嘴里哼着的水乡小调。水上人家给人一种神秘而古老的感觉。

孩提时对篷船充满好奇,一直都想探个究竟。机会终于来了。那是1976年的夏天,我受林场场友之邀,有幸参加他水上人家亲戚在船上举行的婚礼。

在旧社会,水上居民长期遭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、剥削和歧视,不准参加科举考试,不准与陆上人家通婚。解放后,这些禁锢被废除。说来也巧,这对新郎新娘竟同为水上居民,他们结为夫妻,完全是情投意合,并不是封建社会制度的牺牲品。

清晨,霞光万道,江面金光闪闪。迎接新娘的船只挂着大红花,贴着红双喜字,船身缠着长长红绸,劈波斩浪驶向江中心,等待互相约好的新娘家篷船到来。不久两亲家船相靠,新郎向早已梳妆完毕、伫立船头的新娘送上红包或戴上戒指。道谢过岳父岳母后,新郎小心翼翼地挽扶着新娘跨过迎亲船,以示新生活开始,一路燃放鞭炮炮艇远航。“噼啪噼啪”的炮仗落在碧波荡漾的江面上,溅起水花朵朵,红色的纸屑染红江面,象征着生活一路红火。

如果客人较多,婚宴就在新郎家里的篷船里举行。船上没有台凳,美味佳肴就摆在船的甲板上,客人围过来席地而坐。如果客人较多,就在租来的大货船上举行。

婚礼仪式简单明快,拜天地,拜高堂,夫妻对拜后,喜宴

开始,一碟碟香喷喷菜肴从船尾的厨房被送到客人围坐的甲板中间,客人随即大口喝酒,大块朵颐。场地的简陋,船体的晃荡,并不影响客人的胃口和心情,反倒让人有种返璞归真的感觉,亲身体会水上人家生活乐趣。

新郎新娘敬酒从船头敬到船尾,这里虽然没有陆上行方便,也没有豪华华丽的摆设,但祝福声却此起彼伏,连绵不断,尽显水上人家的满满快乐与幸福。此时,湿润的江风从这两位泛出红晕的新人脸上拂过,欢乐的笑声飘落江面,与拍击着船舷的水声,与低飞掠过江面的小鸟发出叽叽喳喳声融为一体,和谐共生。那是记录美满生活的音符,那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赞歌,他们用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诠释着生命的绚烂和热烈,追寻着远方的青春梦想!

农忙假的故事

毛勇强

今天的学生,对学校放农忙假,一定会觉得很陌生,甚至莫名其妙。但是,对于50后、60后、70后却记忆犹新,永远难忘。

顾名思义,农忙假就是在农村的大忙季节放假,一个学期一次,春季插秧和秋季收割水稻的季节放假一至两个星期,甚至更长的时间。每到放农忙假时,农村的同学回所在的生产队参加劳动,而我们这些非农业户口的学生,则由校长或者班主任带队,到附近的生产队参加劳动。当时,生产队一天出两次勤。这样,我们也要相应跟上节奏。每天一大早,我们就起床了,到指定的地方排队,集中前往生产队参加劳动。

有一件事至今难以忘记。读小学五年级时,在农忙假期间,我和同学们到附近的大村生产队参加收割水稻。随着年纪逐步长大,多次参加劳动,我们对农活也逐渐熟练。那时,我们特别听老师的话,在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,甚至暗中较劲,争取多作贡献。在收割水稻时,由于用力过猛,动作太快,我竟然割伤了左脚掌,以致鲜血直

流。那时,提倡“轻伤不下火线”。于是,我偷偷离开现场,采集了苦草用嘴嚼碎敷在伤口上。仅过了十几分钟,又投入到紧张的劳动中。因此,带队的班主任知道了,表扬了我,使我高兴了“一阵子”。

最难忘的是参加兴修水利的劳动了。1972年,我正在念初一,春季放农忙假时,根据公社革委会的要求,安排我们到塘坑大队参加修水利。从家里到塘坑11公里,但是,为了表示“革命化”,学校规定必须集体徒步前往,这可急坏了家长。于是,父母除了为我准备棉被、衣服等生活必需品外,还不忘为我准备咸菜、鸡蛋和零用钱,生怕我被饿坏、冻坏。在班主任的带领下,我们带上锄头、铲等工具,背上棉被等行李,浩浩荡荡地开赴水利工地。挑着(或背着)沉重的行李徒步,对我们这些娃娃是一次严峻的考验。经过约两个小时的艰难跋涉,历尽千辛万苦,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

为期3周的修水利,对我们来说,真是“苦其筋骨,劳其心志”。由于大批社员和学生开赴水利工地,住宿成了一大难题。我们被安

排在岭下村一户社员家里居住,虽然是砖瓦房,但由于人多屋少,那校长、老师到学生只好打地铺。那时的春天依然寒风呼呼,春寒料峭,有时淫雨霏霏,而我们每人只有一张薄薄的棉被,为了御寒,只好在地上铺上一层稻草,再放上草席——这就是我们的“床”了。时值初春,“身强力壮”的蚊子(也许是这里地处山区的原因)却频繁“轰炸”,还有臭虫之类的虫子四出活动,搞得我们难以入睡。有位老师风趣地说:我们上有“轰炸机”保护,下有“坦克”助阵。

我们的住地到工地——交界岭(平定公社与合江公社的交界处)约2.5公里。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后,我们必须以军人的速度漱口、洗脸、穿衣服和上厕所等,没有吃任何东西(当时每天只吃两餐)就要上工地。我们带上工具徒步来到红旗飘飘、高音喇叭震耳欲聋的工地,片刻也不休息,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劳动中:挖土、铲土、挑土等等,中途只休息10—15分钟。不过,大家都很卖力,人人奋勇争先,个个不甘

落后,甚至汗湿衣衫。整个工地热气腾腾,人声鼎沸……好不容易盼到吃饭时间(11:30),我们已腰酸腿痛,全身无力,好像连讲话的力气也没有了,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住地后,我手脚也懒得洗,捧起饭菜狼吞虎咽地吃起来,不消三分钟便结束了“战斗”。中午稍事休息后,“二赴工地”,一直干到下午5:30才收工。日复一日,我们这些水利“小军”,有的手脚起了水泡,有的肩膀肿了,人人变得又瘦又黑。更加难以忍受的是,常常饿得肚子“唱歌”。于是,我和一名十分要好的同学,偶尔偷偷(否则会遭到非议,甚至被扣上“资产阶级思想严重”等吓人的帽子)到塘坑大队附近的熟食档“加餐”——来一两白切鸡,外加一碗米饭。也许是肚子缺少油水,也许是正宗的“走地鸡”,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吧,反正那时的白切鸡香甜可口,味道好极了,令人回味无穷……

后来,学校取消了放农忙假,令我们这些过来人心潮澎湃,感慨万千!



红色故事连载

风起云涌(之二十四)

许向东

公馆圩居民吴浩伟在苏行街有一间布店位置很好,门面靓,加上经营有道,生意越做越大。张大拿要吴浩伟将这间铺卖给他。吴浩伟一直不同意。张大拿为了将此铺拿下来,收买一帮烂仔,让他们轮流到吴浩伟铺去搞事,弄得吴浩伟生意无法做,最后只好将铺低价卖给了张大拿。

商贩黄耀明与人合伙从梅菜返回一船咸鱼,张耀垣见行情好,软硬兼施,逼黄耀明将这批咸鱼低价过手给他的一位朋友,从中赚了一大笔……

胆大妄为,坏事做尽,这个说法用在张耀垣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。茂南的群众对他怨声载道。而面对这一切,他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妥。他的哲学是“人不为己,天诛地灭。”

张耀垣不只找靠山,还随时注意上头的风吹草动。因为自从进入民国以来,茂名的县太爷,就像走马灯的换个不停,一年换三四个是常事。一会儿由省府派任,一会儿由肇庆茂名的军队派任。民国12年胡汉卿反攻高州,林树巍退守信宜。3月林树巍、邹武讨贼军复进高州,时月事熊斌由茂北移行署回高州。10月梁树勋任知事。12月陆雄球任知事。民国13年10月陈淡棠任知事。民国14年1月是朱栋才,9月是沈重熙,11月是吕仲江,次年2月是张远峰。这菩萨实在不好拜。不过他悟出一个窍门,就是随时留意上头的动态,一有情况,及时改拜。譬如知道张远峰2月远道来茂做官,一时没有携带家属,他就精心挑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佣人给送过去。还经常向张远峰送钱送物。这让张远峰大为欢喜。有了与上级的过硬关系,他也就目中无人,横行霸道,更加为所欲为。无论谁去告他都不灵。一直稳坐区长宝座。当然,他贪到了钱财,也懂得及时行乐。在公馆,除了时不时去瓦片巷玩以外,还隔三差五到南康附近烟馆去耍一把。去高州公干,即使公务再紧张也忘不了去后街、马路街、东义街和仓边街的妓馆消遣一天半天的。他觉得自己是天下最聪明的人。

对于国民革命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,他内心是非常不满的。什么“联俄联共,扶助农工”,俄国能支持国民政府金钱和枪弹药,苏联一联还有点道理,共产党和国民党根本不是一路,能联吗?至于那些农工干的,就是那些个穷鬼,扶助他们干什么?广东革命政府居然支持各地建立农会,搞什么“农民运动”,让那些大地主土豪威风尽扫。把有钱人都搞没了,穷鬼当道,这还成什么世界?

彭湃的事他也听说过。家有20000亩土地的世代富豪,居然自己主动当众把地契都烧了,土地全部分给农民。这样做不是乱了章法了吗?当然,彭湃是不懂事的公家子,傻公子,糊涂公子,他的母亲也是天下最傻的女人。他们是发了疯,要分自己的田地,这也是没有办法的。可是广东国民政府也竟然主张“平均地权”,就让人太不明白。因为这让有钱人太不舒服了。并且,国民政府支持颁布的口号明明白白的有“打倒大地主”一条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如此,这不是乱套了吗?

不过,他也明白,若不是有共产党在其中主张和支持,广东国民

政府即使颁布什么“三大政策”和“打倒大地主”的口号,也不会起到多少实际作用。最多是上头热闹一下,爱搞弄事的人说道说道,一阵风就过去了。底下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。那些个农民能成得了什么气候?可是,有共产党在里面做就不一样的。并且共产党在里面位置还十分显著。朱也赤还当了国民党党部的主委,是“话事”人。如果不是他在那里上蹿下跳,又是打雷,又是刮风,又是下雨,茂名县和茂南区还不是平平安安的?因此他最痛恨共产党。他最佩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,此人出手不凡,发动中山舰事件,通过整理党务案,整治共产党人。“这才是正道!国民党里还是有明白人!”他忍不住得意地对同僚说。

朱也赤来公馆,是让他最头疼的事。为了防止朱也赤在公馆和茂南搞事,他与茂南中学校长梁深远商议拒朱防赤,决计堵住南中大门,不让朱也赤进南中活动。南中距离县城较远,来往不便,他来这呆不了几天就得回去。他觉得这是个高招,因为朱也赤最善于利用中学生进行思想赤化,发展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,去农村发动农民运动。只要让他没机会接触南中,学生发展骨干,他在这边就折腾不起来。谁知梁深远那个傻书呆子,竟把朱也赤往公馆小学引,说是“堵引相济”,让朱也赤在公馆有了人手的地方,开办了平民学校,无形中宣传了农民协会的好处。更要命的他以此作为发端,向茂南中学渗透,发展了一大批共青团员。本来十分“纯净”的偏远中学,竟有三四十人加入共青团,成为本县一间有名的赤色学校。这个情况,张大拿是通过梁传文在南中教师中秘密发展的一个关系了解到的。虽然这个教师现在迫于形势不敢公开出面做什么,但还是能够私下做点通风报信的事的。

原来与梁传文说好,让他保持联系,密切注视动态,打探消息,联络一下不满学生会的师生,及时做些动作,有机会就让他回南中当校长。可是这家伙或者是让朱也赤和学生整怕了,竟然像躲避麻风佬一样躲避他,有多远避多远。风佬日子托人捎信让他过来一趟,他却以路远和身心疲惫为由硬是不来!想到这里,张大拿感到无比愤怒。他心里想:这个家伙,真是个十足的势利眼。其父亲是兰石的大地主,临终前把家产交给他和哥哥两人继承。他很有钱,一心想谋个职位,这两年为了爬上校长位置,没少向他套近乎。隔三差五请我喝酒吃公馆大锅狗白斩狗什么的,还时不时给我送红包,请我去瓦片巷和南康街消遣。前次学生将校长和他一起赶出南中时,悄悄地找我,让我在合适的时候活动校董会把新任校长梁汝由赶跑。他向我表忠心,说可以通过学校内线配合我,制造混乱,非要让我可以亲自出动。然而他离开才一个月不到,就变卦了。真是个靠不住的家伙!

不过这个时候,张大拿知道自己发脾气也没有用,因为经过这段时间朱也赤的煽风点火,公馆和茂南的形势变化太大了。南中内线的配合成了共产党开展活动的场所,共青团在那里的活动已经接近公开化,老师也都站到他们那一边。

(未完待续)